

雙

槐

歲

抄

雙槐歲抄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
至我朝

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
輩作爲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

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

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

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
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

雨南園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 賜扇扇面
御製清暑解愠二歌大槩言爲臣者仰輔

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

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鉸書經傳格言以示訓
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內殿賜象骨銀釘鉸扇
然但畫以物象其有

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太玄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
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

七象司馬之潛虛五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
攷之太玄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礪曰閑曰少曰
戾曰上曰干曰對曰羨曰差曰童曰增曰銳曰達
曰交曰奕曰徯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
爭曰務曰事天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
親曰歛曰彊曰睟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
曰竈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
未曰昆地曰減曰唵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飭曰
疑曰視曰沈曰內曰去曰晦曰膏曰窮曰割曰止
曰堅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勤曰

養

人

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

止曰安曰燠曰實爲天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紊曰

悖曰靜曰平曰序爲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爍曰

幾曰抑曰寘曰通爲地潛虛五五行曰元曰裒曰

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覲

曰繇曰濟曰得曰懼曰耽曰苒曰卻曰庸曰安曰

蠱曰詁曰宜曰枕曰喆曰戛曰特曰偶曰睚曰績

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禋曰準曰資曰

賓曰戒曰敷曰乂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痛曰泯

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太玄優矣邵

子以雄知曆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
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
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
罪當是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
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
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
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
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于南雄

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
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
風九月到掃不見踪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
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
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
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
幾事者也適友人棗陽王進士良璧談至相與質
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
邪二十八字真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
耳余曰子可謂善爲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

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學士蔡巢
睫集而已入選者亦惟曾詩爲佳七言以詠物弔
古爲難劉伯溫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
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
苔吉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
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
物弔古使無題亦難倩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
云蒼筠織簾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搖

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可
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荆公墓云天津橋上鶻聲
急巴下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
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
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
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
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濕不淄千載空
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幙承恩日殘
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
碑瞿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夢

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吟斷梅花月有痕華表
柱存遼鶴返少微光霄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
想像高風酌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
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消魂陳開卽墨年爭觸戰
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
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
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初入白
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
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
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

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稻水雕籠
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愧學舞長疑在綺筵
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尚依然嘉禾陳延齡
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渾覺獸膾腥兩
宮環珮烟塵迥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
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
不忍聽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
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
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
山色在崢嶸樓閣屬浮圖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

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尚有待乎

禱神弭寇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拋磚弄瓦者予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誦焉景泰改元寇果至先府君在外予於神櫝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君歸日益諷誦以子函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府君連疾十二日琉璃燈隊焚函經七卷燬盡無餘案卓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館亦異事也禱

神一念精誠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

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禱于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氏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竒之十歲而

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見神史記甘羅傳項橐七
歲爲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記耳旻以大臣
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祆鬼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
明白分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
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
內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
積塊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

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
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
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
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搏
毬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
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爲辰凡無星處皆是
猶地之土也積炁之中有光耀爲星二十八宿及
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
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
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

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五日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

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天傾倚於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方故曰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

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

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
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
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
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
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
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
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爲
氣盈月之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
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
爲逆其行與天等則爲留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

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于甲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

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已多而上猶明象艮
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
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
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
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
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
氣陰爲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
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
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
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

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
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
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所言
渾儀曆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皇極觀物

邵子皇極經世所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解之者
未有能指其爲何物祝氏鈐朱隱老集說諸家皆
不能明亦惟草廬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
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
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
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
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
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
精爲夏之暑月之精爲冬之寒星體光耀爲晝之
明辰體昏暗爲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爲雨火氣外
旋而爲風土氣上蒸而爲露石氣內搏而爲雷人
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爲首猶天之日月
星辰也脉髓骨肉爲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爲
脾腎四藏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合之

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鴻鵠鷹鷂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鷩鷮鴨鳧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隼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蛉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柏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檉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槭

樸荆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觀此似是創自胸臆他無所據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實為開物戍為閉物其源出於佛老佛氏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劫現在名賢劫未來名星宿劫謂之三世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

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
漸至磨滅此卽開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
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劫東方起自子曰龍漢
爲始劫一无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
下無復淵混沌溟滓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
方起自寅曰赤明爲成劫運推數極三景開明猶
皇極開物之會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
午曰開皇俱爲住劫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
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于戌曰延康爲壞劫
以日言之爲夜以人言之爲死猶皇極閉物之會

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緒論哉

性敏善斷

武城王道亨

士嘉

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爲大

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瞽者齎鈔百緡醉卧城南荆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代府內藏失鈔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畧召問之道亨至察視氣樓似有物嘗往來而非人跡疑爲狙所竊乃列幣庭中伺

齋狙過而伺焉一狙果獲取之因詰其主主即款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山陰嬰疾忽氣絕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由此治行聲名大著紫遷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侍郎初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爲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中行見而竒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龔指揮氣節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首尾俱剗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

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其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
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
刑白馬軟血誓衆遂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
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偽號署官職八
閩騷動

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爲左右叅
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咋諸途陳
韶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林爲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瑋平
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

副叅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
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
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郡城爲延平官軍所殺傳聞
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
紅遠近憂歎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餘黨推
茂七兄伯孫爲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
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
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
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
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諭以禍福老人闔家扣頭謝因設草具遂榮與鑄
飲食之意氣揚揚畧不爲動食竟就馬抵巢穴盡
降其衆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聞自茂七起事
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遂榮鑄乃密書留孫告
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告若誤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
來降伯孫竟敗就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
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
之功上其賞弗行遂榮好學善屬文言貧受徒自

紿徑曰曰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而分益甚時
睿皇帝歸自北狩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狴牢至穴墻以通飲食一時
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榮獨草疏請還政
于

睿皇疏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學
不能行者數年

睿復辟始授指揮僉事去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輝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爲人甚溫雅踈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見解舍井中有人衣紅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罵之走上蓮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丞爭坐位交相拳毆歸投井死縣官收斂輝畢遂填其井其子孫至今貴顯豈輝有學行天子非命天故報之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信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召英國公張

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見便殿宣
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 太后崩振恣肆作大
宅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
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今陷虜中
反爲虜用籍其家產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
庫馬數萬疋族黨皆坐誅夷宅没入官改京衛武
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
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 詔復其官刻
香木爲振形招菟以葬愬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
賜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寅緣以孝行被旌

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副都御史降叅政家居爲人奏其謗訕皆獲罪許學士彬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爾陷車駕孝子胡然傷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峻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翱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

英廟臨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命遂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賜綺一端

扣謝而出 上益知其誠恪可用嘗至東閣立候
遙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公呼之謂曰
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 奉
天門御榻豈嬉笑處邪其敬慎如此馬恭襄昂代
公總督及入爲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
諾也夫人爲壻求遷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
每遇銓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既陞叅議
出至通州病還公爲奏聞有 旨仍舊職恂怨公
遇于朝粹公殿之公凝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
罪公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其官令有司妨閑

出入而已景泰時召妖妓李惜兒入宮優人張甚
通同東廠邏者害及舉子予在太學上疏言正身
正家六事禮部奉旨本無他意揚興濟善必欲
文致予罪以問公公徐曰皇上光復之初乃首
罪一監生邪善赧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書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遠自戶部郎中超拜本部侍
郎從人望也予上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
予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予曰向使禮部說行
子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爲性分子其

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皆涉
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予曰周禮小祝有寇
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
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在一
處蓋泰壇方三百步四周爲澤宮據魏儒劉芳言
則壇有四門門外爲四郊觀覲禮大畧可見故逸
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
中丘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至以
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至以陰
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爲九變陰陽相

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
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
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

太祖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耆儒汪克寬謂
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
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
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爲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
廬之無爲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謫海南因
家焉故舉吾廣鄉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
尚書最諳 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爲時名臣

張都督不欺

卷六

十一

南京僉都督鳳陽張九衢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

同與石亨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爲友

壻最相得亨迎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

將爲公及鏞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

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

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可謂賢矣

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道勁

有體予在學時頗好作詩公謬見重期予大用謂

於詞章相貌徵之賞為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
今公沒已久而予碌碌負公每睹遺墨為之黯然
馬楊二義上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埴初御史楊瑄劾
奏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侵占民田上從徐
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戶部覈實於是十
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
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
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
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

悉下錦衣獄寃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問之鞫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于獄會有風雷雨雹之變降有貞賢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顯等調知縣瑄鵬俱戍鐵嶺衛會薛瑄致仕去欲用王翱翱薦留賢爲吏部侍郎亨慮有貞之復用也令人僞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過惡語甚危激秉彝久卧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命訊秉彝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言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爲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
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
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誣券露
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承天門
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詐爲制文當
斬奏聞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發金齒爲民
士權亦免其後門達怙寵驕橫惡同僚袁彬質直
不屈乃使邏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彩漆雷工匠揚
填憐之䟽言昔者 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

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

則死無憾併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

進

上令達逮問達緩填死令誣大學生李賢主使填陽

應諾達遽以聞遂 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填

言事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大阻而彬猶降黜未

幾

英廟賓天言官劾達罪謫戍南丹以死彬得復官嗚

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鵬等俟

其終則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

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有貞特天幸爾
吾於二士乎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
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
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
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
同邪異邪豈紹述而勦取之邪求其書不可得蓋
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闕庸蔽怪誣
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

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毋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
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
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
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邪至
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
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
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
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
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喙與

雙槐歲抄卷第七

金錢銀豆

景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媿瀆時

宮中又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爲開笑楊文懿公

守陳

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

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

宮

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

璣走玉盤一天兩雹敲鴛瓦中官蹠拾多盈袖金

瑞半墮羅裳縐贏得

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

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

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

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

璫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

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
頻安邦只在卹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於乎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黃寇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冲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
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
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隸獄卒追之
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

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
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
之輒爲所敗城中飢死者如壘製雲梯呂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設開都僞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
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
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迓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
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城中
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
間道告急驛至京師

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

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
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偽官者百
餘人據五羊驛爲行宮四出剽掠信民舊爲廣東
叅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興等進兵時天
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鷄興問之曰此何
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
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
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
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與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
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
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
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獲鉅
魚爲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于有司賊出而
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會
信民中毒卒鑑乃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而卧爲
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

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

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冲鶴大良諸堡爲縣名

曰順德云

王清惟難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
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
立竒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覘虜遠劍光直射斗
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
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
於原衛

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
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

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秒
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
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

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
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
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
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遂遇害有
建索集行于世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天順甲申遇

憲廟即位

詔文武官負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
一歲進一品官階間居述懷詩云迂踈不覺已成
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
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
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藹清芬燭吐花宮
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
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
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

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
認梅和雪獻春妍酒香旋漉延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
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
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圞子與孫升平又喜沐晨昏
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
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蓽只效封
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
恩乞得老江鄉鹽鹽隨分猶鍾鼎泉石長甘即廟
廊雅素欲追陶靖節踈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
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詩云泊泊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還開上蒼未
必重頒福殘喘何期更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菊
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喚作
陪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

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蓋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南苑射獵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
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

太宗定都以來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
朝退 駕出既入苑

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于臺下時日加午矣
長圍漸合羽毛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中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
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賚從臣命之先歸

上御飛轎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
馬騰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 聖明天子中興年
大閱軍容故上畋射鴈得書卑漢武貫魚入詠邁
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獲應
爲王者佐屬車命載着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漳州布衣陳剩夫

真晟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彎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

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
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
曰春分夬泰爲中曰立夏蓋無太極而一之也其
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
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
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
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
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
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
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

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總爲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

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
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
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
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
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卦即復堯以是欽傳
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
濟傳之文緝武戒周公待孔子博孔子傳之顏心齋
曾一思尊德性孟求放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
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
及朱氏沒而後晦者其書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

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
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
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剥但能體

此下學之功

主敬

至於得其上達之妙

太極全體

則此圖

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

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

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

而尤望有以是正之

後書泉南布衣陳真晟述非進呈體也

書未上

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旨下禮部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
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畧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秒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也予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恠夔魍魎耳又有大鴉高

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啄去景泰元年冬予
葬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
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若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
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卿雲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
於蓮峯之上霏靄亘天黃彩爲多予時在廣同舍
鄭賢領批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自扁元吉齋作
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
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霄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遠

靄無山碧非烟帶日黃
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
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濬自石岐
登舟忽千戶林興來送揖賢及予曰興夢最驗恭
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
盧狀殊不可識豈傳臚之兆邪黃秀才中五十七
名夢中見之甚真濬不悅佯醉而卧興遂辭去及
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靈
山人也

湯陰精忠廟

湯陰縣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大學士徐武功有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鄂武穆王是已當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宋之不亡猶如一綫之屬旒國之無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

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
群盜傾偽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
天非矯偽而為者故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忠副名
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
原幾復柰何主蔽於奸忘讐忍耻自棄其上而不
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
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
鎮兀朮將棄洛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
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

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
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
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
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
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
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
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
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
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
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

者乎歲已巳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燔上皇未復寇方內偪

乃命侍講臣瑄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

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瑄寔來彰德彰德古相

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

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

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及王之祠

事皆憲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瑄以召還乃具列

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

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

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

內理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宋憲副

端儀

常著岳

飛班師論正謂王知變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
譏之予獨致疑以爲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寔與予
合乃知義理固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
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爲
戰而高宗奸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無敗其身
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爲哉故錄武功之
文以竝斷史者採焉

岳武穆遺詩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
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
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
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
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颯外征帆杳靄間予雖
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
燕王德昭生冀王惟吉惟吉生盧江侯守度守度
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

修武郎子奭子奭生伯旰伯旰生師意師意生希
瓚希瓚生理宗若濟王竑則秦王德芳之後德芳
生惟叙惟叙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畋令
畋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瞿
希瞿生竑於寧宗爲近屬故當時立竑爲皇子而
以理宗後榮王者蓋親踈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立海電馳
霆擊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喜而不能已
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

則可以憑怒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已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此不足信詭爲姓名恣其伸喙如有吾連叔之問荅者是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如意而子問許由仲尼見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實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糅顛錯虛實混爲一途而不可盡識矣其尤甚者則姓名之詭撰足以眩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以精別之斯爲無弊且以小說諸書攷之如牛僧孺之

玄怪錄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文類聚則以爲實魏泰之碧雲駮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於韻府群玉則以爲實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爲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於姓氏篇則以爲實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張彖永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爲實似此之類未易枚舉邈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孟之書學繁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爲人姓名者經於秦火壞

於漢儒蓋猶有致疑於其間者矣然則小說孟浪無稽之浮談其可據以爲實乎故嘗以爲自六經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大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莊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謂內外風憲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坐是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其涵養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

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為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時論方重顧公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天順丁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予在太學往謁送之以復性為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

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說孔子兼論氣質其說乃備德容溫粹言詞質直真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瑛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邨邸官寮

正統庚申

景皇在邨邸吏部奉

勅擇儒臣爲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講東萊儀銘爲左長史修撰吳郡楊翥爲

右長史訓導嘉興命山晉江楊輿爲伴讀中書舍
人金陵俞綱爲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紱爲審
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
皆侍郎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
山爲鴻臚左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輿爲戶
部郎中陞南京戶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
右侍郎且竊居內閣月餘罷儼遷僉都御史紱遷
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廷
立嘉善之胥山鄉人後徙金陵無他材能以生員
薦入翰林預修

宣廟實錄得中書後駟進得與密勿人詫爲異

英皇復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禮部致仕
怏怏病卒其遭逢可謂過分而綱猶不自足有女
爲柯狀元繼室每述其父歛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纜精

天順初元予計偕北上經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才靈異當具牲醴求神福者問之扣齒搔首不敢言既望奠後乃言曰昔

聖祖之鏖戰僞漢也有棕毛巨纜分判爲三歲久化
爲蛟龍宗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弟淹留在此

每蜿蜒波濤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輒有禍敗或
化爲丈夫題詩作讖後無不驗予大不然之後告
往南監再經其地則妖已熄矣時都昌孔知縣韶
文鏞者最號廉能偶歲大旱聞其出沒乃往驗之
一巨木歲久爲水草交洛真若鱗鬣然笑曰宗三
秀才乃汝邪命左右秉炬焚之了無他異韶文由
是聲名大著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系出
先聖家于姑蘇景泰甲戌進士

絕句近唐

景泰甲戌選進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館修

寰宇通志書成授官首則丘文莊公濬次則彭學士華尹學士直俱編修而牛綸以太監玉姪亦與焉授科道者吾鄉東井陳先生政及耿裕金紳劉鈺孟勳嚴淦何琮甯珮陳龍黃甄王寬吳禎也修書無攻課業惟此科爲然彭長於絕句詠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風味近唐人矣

古蔗紋織錦圖

仁智德顯... 傷嗟情家明... 慘歎中無鏡... 懷懷傷君... 慕所路房... 增離曠... 憂經遐清... 心荒淫忘... 堂妃闌飛... 空后中奮... 惟自節能... 思興厲不... 詠風奕歎... 和周楚長... 音南鄉歌... 歲節節... 摧伯女志... 悲窮河退... 路入... 我... 報... 河... 余... 感... 孟... 懷... 悲... 哀... 誰... 遊... 無... 一... 符... 作... 已...

透其感情惟憂何艱生時盛招業傾思末戚我流若下足容
曲姿婦逸頤聚悲苦懷思苦我章微恨微玄悼歎戚知沙駝南離儀
秦王懷土春舊鄉身加燕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龍昭德懷聖人
商遊秦鳩揚仇傷榮身我乎集殃怨辜何因備嘗苦辛常神飛文遺分婦賤
絃西翳雙激好推君深日潤浸短思罪積怨其根難尋所明輕殊孤幸鴉爲
激階陰巢水悲容仁均物品育施生天地德貴平均勻專通身聚妾殊翔女
楚步林燕清思發離濱漢之步飄飄離微隔喬木誰陰一感寄歸散舞應有
流東極飛泉君歎殊心改者或睚親聞遠離殊我同衾志精淨光離哀傷柔
清郎休翔流長愁方禽伯在誠故遺舊驛故君子惟新貞微雲輝羣悲春剛
琴芳蘭周茂熙陽春牆面殊意惑故新霜水齊潔忘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四圍縱橫初行八行十五二十二二十九行及仁嗟利至春親琴廊斜至基津以朱
畫其形如織按讀法此色凡三圖餘四色色各一圖共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
四隅嗟情至英多遊系至長愁神飛至悲春凶慈至持從縱橫皆六字以墨畫
正面如關至鞋悲移肢至貴辭六字橫十三字兩旁庭闈至防萌身我至惟新縱
十三字橫六字以青畫
中方正面龍旂至麗充寔情至暮世縱四字橫五字兩旁寒處至行士詩風至微玄
縱五字橫四字以紫畫
十方四隅思情至側身舉漫至若我術居至賤鄙懷悲至成知縱橫皆四字又中縱
合五字詩情至顯悲端此至貴辭橫各五字詩如至無端悲感至理辭空中心黃

古廉李祭酒

時勉

叙曰扶風竇滔妻陳留令武功

蘇道賢第三女也年十六適滔滔爲符堅秦州刺史有能名後以事忤堅謫戍燉煌及堅取晉襄陽擇守復起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真于他所蘇氏偵知之求而加捶楚焉滔頗恨陽臺又媾蘇氏短而讒諸滔由是情好日踈暨滔赴襄陽邀蘇氏與俱忿不肯從遂携陽臺以徃絕蘇氏不復與通音問者久之蘇氏悔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織錦爲回文遣家僮徧鬻之期至滔所欲以感動其意滔覽之不釋手者數

日乃得探其憂鬱之情而悲傷之遂逐陽臺之關
中具車從迎蘇氏至襄陽恩愛益篤於初吾友黃
君卓持此圖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讒邪以害正
被謗以自屈者曾不如蘇氏之善諷滔之能悟而
由其正也特爲賦詩云蘇氏名蕙字若蘭滔字連
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子也今觀此詩三言似
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選首言娥英以比
嫡妾中反飛燕以比陽臺出入經史反覆成文事
林廣記所載末云願效兒夫及早還者其質可知矣

雙槐歲抄卷第七